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4屆(110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吳城敬**

就讀系別：**藥學系五年級**

得獎作品：**弑母**

得獎感言：

衷心期盼讀者們讀完後都能切實接收並體會我所想傳達之事，那就太好了！

弑母

藥學系五年級吳城敬

「阿誠，媽病危了，你快來醫院一趟！」

電話那頭的聲音聽來又急又慌，但我卻沒有半點情緒起伏。

「是嗎？」

「快來！」

印象中，我哥從未有過如此慌張的時候，他總是充滿理性，一副從容應對的樣子，彷彿沒有任何外力足以令他畏懼。

可能，真的出大事了。

我呆站在租屋處的騎樓，良久，又坐上摩托車，發動，疾駛。

距離我離開家，已經過了八年。

時至今日，我早已想不起當時離家的理由，但卻永遠忘不了她的那句話，

「給我滾，別再回來！」

神色凌厲，眼裡滿是嫌惡，像是在教訓路邊的野狗似的，這便是那個所謂的「母親」在我記憶中最後的身影。

醫院的走廊很大很長，鵝黃色的燈盞打在兩側牆上的吊畫，像極了午後悠閒的美術藝廊，偶爾來往的病床卻硬生生打破了這美好的假象。

我試著查找病房位置，轉彎，卻久尋未著。

「阿誠，來啦。」病房外的廁所旁，熟悉的聲音將我叫住。

穿著一襲白袍，頸上掛著略顯老舊的聽診器，胡亂捲起的袖子似乎暗示著才剛經歷場翻雲覆雨。

這還是我頭一次見到我哥工作的樣子。

「媽怎麼樣了？」

他推了推鼻樑上厚得嚇人的圓框眼鏡，說：「情況算是穩定了，只是送醫的時間太晚，腦部已經受損，之後可能都無法恢復意識。」語氣甚為平靜，看來又回到平常的他了。

「那我回去了。」我說完，轉身就要走。

「看一眼再走吧，她嘴上不說，其實很想你的。」

「不用了。」

他拉住我，說：「就看一眼就好，她畢竟生了你。」

「我可沒求她生下我。」我怒吼道，一把甩開他的手，頭也不回。

自幼我便明白，有個優秀的兄長，對其他資質駑鈍的手足而言，是場噩夢。

「看看你哥哥，多學著點。」

「你哥成績這麼好，你怎麼笨成這樣，這種題目都不會做？」

「我真不知道怎麼會生出像你這麼沒用的兒子。」

這些話不停在耳邊重複，像是塊漆黑不見邊際的烏雲籠罩著我的童年，無處可躲。

我已經很努力了，甚至拒絕朋友放學後的邀約，沒日沒夜地讀書，只為了符合母親的期望，盡我所能地努力，諷刺的是，成績卻絲毫不見起色。

「你到底都讀到哪裡去了？是對著課本發呆嗎？看你這次這麼認真，我還以為終於有點長進了，結果你讓我看這種成績？」

我氣哭了，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任憑折彎的衣架在大腿上留下紅紅辣辣的印痕。

「我是不是真的很笨？」

「一點也不。」哥哥輕撫著我的頭，溫柔地回答。

他總是親眼目睹我被處刑的過程，卻也無能為力。

或許是愧疚感作祟，每次行刑結束後，他都會帶我到附近的雜貨店吃冰。

「你只是不適合讀書而已，等你上大學就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了。」他接著說，同時把自己未拆封的冰棒放到我腿上，作為冰敷。

「真的嗎！上大學就不會被打了嗎？」聽到這振奮人心的消息，我興奮地大叫。

他淺淺一笑，說：「不會的，上大學後你有什麼想做的事嗎？」

「嗯……我想畫畫！」我邊說邊把冰棒的最後一截吞了下去，露出幸福的笑。

「哥哥呢？」

他思忖片刻，表情帶點猶豫又有些難為情。

「我想當很厲害的科學家。」

他也笑了，真摯地，天真無邪地。

我在一間畫室當兼職畫師，

美其名說是畫師，實際上更像是個打雜的，每天的工作內容不外乎張羅各式畫布、顏料、清潔，甚至缺人時還要自己跳下來當模特，真正拿著畫筆的時間微乎其微，但我甘之如飴。

畫室的老闆是個老畫師，平日待人有些傲慢，對我卻照顧有加，他常說：「這年頭像你這樣能吃苦的年輕人可不多了。」

仔細想想，似乎每個月發薪時他都會重複這句話。

為了精進技藝，我還一連報名好幾門繪畫課，當然，作為兼職畫師微薄的薪水是無法負荷這些的，所幸我有個可靠的金主。

每天忙碌且充實，能盡情做著自己熱愛的事，這肯定就是我想過的生活吧。

也因此，在得知母親臥病的消息後，我的內心未起半點波瀾，畢竟，已經過了這麼久沒娘的日子，現在就算是死了，也與我無關。

我喜歡畫畫。

小學五年級時的導師是個美術老師，她總說成績是其次，比起一般學科，她更

注重學生的多元學習，會盡力讓我們每個人都能適性發展。

老實說我根本沒搞懂她的話，但我卻很喜歡她，因為當其他班早自修塞滿各科小考時，只有我們愜意地畫著畫。

「畫得很好欸，你很有天分喔。」老師經過我座位時拍了拍我的肩，轉過頭又對另一個同學說了類似的話。

或許老師只是隨口說說，但我卻當場愣住了。

原來，我也是有才能的嗎？

一句不經意的讚美，對於從未得到過任何鼓勵的我而言，是莫大的衝擊，是掠過層層黑雲間隙的光。

從那時起，我每節下課都在畫畫，畫蘋果，畫石膏像，畫隔壁桌正在打瞌睡的風紀股長。

心中隱隱期盼，期盼著老師會偶然瞥見，然後再次照亮我的世界。

或許我並不是真正打從心底喜歡畫畫，只是恰巧在畫畫時獲得了我希冀已久的肯定。

所以我才畫畫。

「阿誠，你有興趣加入繪畫班嗎？」某個中午，老師把我叫進了辦公室。

「我看你下課都窩在座位上畫東畫西的，你很喜歡畫畫吧？」老師問道。

「嗯。」我低著頭，心中卻有種按捺不住的雀躍。

原來老師一直在偷偷觀察我，她有看到我的努力吧。

「如果能接受正規的訓練，會進步得很快喔！」她自信地說，目光滿是關愛。

那是我從沒見過的眼神。

不，我是見過的。

只是那目光從未停留在我身上罷了。

「好！我要！」我大喊道，生怕機會就這樣條地溜走。

注視著我，母親一定也會的。

老師欣慰地點點頭，說：「太好了，那這個同意書要請你拿回家讓父母簽名喔。」

「嗯！」

那天下午，我像著了魔似的飛奔回家。

欣喜若狂。

「繪畫班？你們老師瘋了吧。」

「學生不好好讀書，畫什麼畫！」

我呆站在客廳，面對與想像中天差地遠的場景。

「可是，老師說我很有天分。」我怯懦地拿出下課時畫的隨筆，最好的一張。

母親甚至連瞧一眼也不肯，撇開頭不屑地說：「畫這種鬼畫符是需要什麼天分。」

「聽懂了就趕快回房間讀書，別拿這種事來煩我。」說完便逕自出門去了。

空蕩蕩的家，只剩我一個人，與擦不乾的眼眶相伴。

不久後，哥哥回來了。

「發生什麼事了？」他把書包隨手一扔，直湊到我旁邊問道。

一進門就看到痛哭流涕的弟弟，肯定覺得很莫名其妙吧。

我自顧自地埋頭啜泣，只是指了指身旁那沾濕大半的黑字白紙。

「媽媽不讓你去繪畫班嗎？」他彷彿瞬間就理解一切來龍去脈。

「嗯。」我哭得更用力了。

「沒事，會沒事的。」他輕聲安慰道，語氣還是那麼溫柔。

他抽起面紙幫我擦去潰堤不止的鼻水，有些調侃地說：「男孩子哭成這樣很難看喔。」

我試圖回嘴，但因換氣過度而分身乏術的肺部不允許我這麼做。

見我沒有反應，他摸了摸我的頭，沒有再說話，只是靜靜地坐著，靜靜地讓我偎著。

最後，我還是去了繪畫班。

只不過同意書上皺巴巴的簽名，是哥哥的字跡。

「阿誠，明天記得要買向日葵來啊！」

「啊？為什麼？」我納悶地問

「就你上禮拜說家裡有急事沒來的時候，有個客戶要求的，說什麼要紀念幾年前的占領立法院學運成功，真是瘋了。」畫室老闆忿忿道。

仍歷歷在目，當時的我每天都聽著他批判那些學生有多不懂事，耳根子半刻都不得清靜。

「要不是他開了高價，我才懶得幫他畫。」

「這年頭的年輕人叛逆竟然還能得到表揚，如果在我們那個時候啊，早就……」

他像是好不容易才找到傾訴對象，話匣子一開就停不下來。

這些話似曾相識，如今聽來卻異常刺耳，莫名地讓我感到煩躁。

「知道了，我會帶來的，先走了。」我邊說邊背起一旁畫汗點點的後背包離開。

向日葵嗎？

向日葵啊……

母親喜歡向日葵。

印象中，家裡陽光透得進來的一隅，無論何時都擺著一株向日葵。

圓弧玻璃瓶裡的水永遠清澈，隨光照閃著如虹如彩的耀輝，黃褐色的花體永遠朝氣蓬勃，一心向著太陽滑行的軌跡。

聽哥哥說，那是父親當年求婚時的法寶。

「我是太陽，你是向日葵，今後你只能看著我一個。」

俗得令人無語的土味情話竟然真能抱得美人歸。

本應是段佳話，只可惜，好景不常，這太陽有了其他鮮花嫩葉。

在我三歲那年，父母離異。

研究證實人無法回想起三歲前的記憶，我想，我可能是例外吧。

母親哭倒在門前，跪著乞求對方能留下，但那男人似乎毫無留戀，冷血地甩門而出，再也沒有回來。這畫面映在兩個少年的瞳孔，混著淚水與恐懼，成了揮之不去的過往。

從此，母親性情大變，變得歇斯底里，變得暴躁易怒。

可悲的是，這才是我所熟知的，母親的模樣。

在那之後，家裡的角落就多了株向日葵。

只有在照料那橘黃植物時，母親會一改平時的凜冽嚴厲，眼神轉為溫暖柔和，彷彿在其中灌注了她僅有的愛與期待。

就算那並非求婚時收到的那朵，就算她的太陽早已遠去，她仍悉心照護，猶如以此憑弔自己逝去的愛情般。

或許，要看著花開得愈美，心才能死得透些。

「你確定要用向日葵當作主題嗎？」

「嗯。」

「但畢竟是全國級的比賽，真的要用這麼一般的景物嗎？」

「嗯，一定要是向日葵才行。」

高中畢業前夕，我被選為參加全國美術比賽的代表，當然，母親並不知情。

為什麼選向日葵呢？

我也不曉得，大概是朝夕相處有了些特殊的感情吧。

我很羨慕向日葵。

多少次，看著母親滿是疼惜憐愛的目光，多麼希望有天她也能這樣注視著我。

我恨透了向日葵。

多少次，被衣架修理後的我，多麼憤恨覺得是那該死的植物奪走了原應屬於我的關愛。

是啊，一定要是向日葵才行。

只有這樣，母親才有可能用正眼看著我的畫。

看著我。

「居然拿了第三名，真不愧是我弟弟。」結果剛出爐，哥哥便不顧大學課堂打電話向我祝賀。

「趕快回家跟媽媽說吧，她一定會很高興的。」

「真的嗎？」我忐忑問。

「一定會的，那可是向日葵。」他自信滿滿地回答，我彷彿能親眼看到電話那頭正揚著驕傲的笑顏。

拖著沉重的畫框，我吃力地推開門，
玄關那雙高跟鞋不見蹤跡。

還沒回家。

我將畫靠在牆邊，才發現自己無意間
走到了那陽光灑落的角落。

向日葵仍痴心望著西下的斜陽，渾然
不知那是無法挽留的過客。

瓶裡有些混濁，是空氣散落的灰塵，
卻像極了別離時傷心欲絕的眼淚。

「該換水了。」

我伸手，不慎，「啪！」透明物與植物
應聲滑落，碎了。

殘花孱弱地倒臥在粼粼的碎玻璃泊中，
面目全非，只因我自以為是的善意。

「你做了什麼！」剛進門的母親看著
一地的殘骸碎屑，勃然大怒。

我徹底慌了，支支吾吾地說：「我……
我只是想幫忙換水……」

「閉嘴！看看你做了什麼好事。」她
氣得大叫，抓起櫥櫃上的衣架就是一頓毒
打。

「啪！」「啪！」「啪！」

痛嗎？害怕嗎？一點也不，我只覺得
悲哀，打從心底的悲哀，來自遙遠記憶的
悲哀。

「啪！」「啪！」「啪！」

漸漸地，連我也分不清這到底是肉體
碰撞金屬的聲響，還是年少靈魂破碎的哀
號。

「那向日葵，就這麼重要嗎？」

「什麼？」

「比你的親生兒子還重要嗎？」

「你還敢頂嘴！」

衣架變形得更厲害了，但我卻什麼也
感覺不到。

「你真的在乎過我嗎？」

「你連哥哥也不在乎吧。」

我是清楚的，那晚我躲在門後，看著
母親將哥哥的第一志願改成醫學系，把他
想當科學家的夢想貶得一文不值。

哥哥一聲不吭，沒有反抗，或許，他
早就明白會是這樣的結果。

「我們是你兒子，不是你拿來挽回前
夫的工具。」我怒吼道。

積蓄已久的怒火再也壓抑不住，肆意
延燒。

母親看著有些詫異，隨即又氣沖沖地
說：「你懂什麼！」

「我不懂，我就是什麼都不懂，才會
笨得以為你總有一天會愛我。」

「我受夠了，受夠了你，受夠了這個
家的一切。」

雙脣猶如脫韁野馬，不受掌控。

那瞬間，她的眼裡似乎閃過一絲後悔，
但震入我耳裡的卻是：

「給我滾，別再回來！」

嗯，我想起來了，離家的理由。

「阿誠，回來吧。」電話那頭的聲音
聽來疲倦異常。

這句話我已聽了不下百次，到後來，只要聽到這句話我就能直覺反應，是我哥。

「能回來照顧媽嗎？」

「醫院最近要評鑑了，有點忙不過來，但把媽交給外人照顧，我實在不放心。」

「我知道你很排斥，不過至少考慮一下，好嗎？」

但其實，他大有理由要求我回去的。

「繪畫課的錢我來出吧，就當是投資。」在聽了我想兼差大夜班警衛賺學費的想法後，我哥這麼對我說。

「做那麼多工作，你哪還有時間畫畫。」他責備道。

事後即便我萬般推辭，每個月初還是會看到三萬元匯進戶頭。

繪畫課根本用不著那麼多錢，我也明白他只是想找個藉口，一如我離家後，每次見面他都會在我的背包裡偷塞幾千塊。

不為別的，就只是單純地希望我過得好，希望我能吃得飽、穿得暖。

他大可以用那些「投資」做為要我回去的談判籌碼，但他並沒有這麼做，反而仍然尊重我的決定，即使自己已是兩頭都將燒盡的殘燭。

這豈不是讓我更感到愧疚嗎？

「知道了，我會好好想想的。」我掛斷電話，獨自走在空無一人的街上。

我早知道會有這一刻，需要回去的一刻，只是我不願意面對而已，只是我選擇逃避罷了。

可能，真的該回家了。

抬頭仰望，天空意外清朗，只有一輪皎潔圓月在漆黑的夜幕天頂，高懸。

我是真的沒想過，在看似塵埃落定後，會有件事就這麼讓世界倏地崩解。

一切從簡。

我平靜看著廳堂中心的你，周圍花團簇擁卻顯得淒涼。

來觀禮的人不多，其中有個女人為你哭得泣不成聲，特別引人注目。

據他人轉述，那是你生前論及婚嫁的女友，去年年底卻因為母親反對而選擇分手。

你原本應該會成為一個好老公的。

我一直想著要在你的婚禮上大鬧一場，讓在場的人都瞧瞧你兒時的醜樣，宣揚你國中時尿床誣陷給我的黑歷史，最後，待眾人笑意散去，再鄭重感謝你曾為我做的一切。

肉麻的話總得留到重要的時刻說，對吧？

只可惜，你這倒楣鬼沒福氣聽了。

「值班結束後，於醫院附近因疲勞駕駛自撞身亡。」

這死法蠢極了。

一直以來聰明得讓我嫉妒的你，就這樣莫名其妙死了，真是諷刺。

不過，這或許是種解脫吧。

終於可以卸下當個好兒子的重擔了。

嘿，你過得快樂嗎？

放棄夢想，放棄愛情，我甚至摸不清你到底放棄了多少。

就這麼捨棄自己所珍視的人事物，只為了滿足那女人病態的期待，真的值得嗎？

扁平的你淺淺一笑，沒有回答。

嗯，至少，你不只是個好兒子。

一路走好，我的好哥哥。

大雨滂沱。

水滴撞擊窗框的聲響之大，讓人不由得望向窗外，只見遠處翻騰的雲雨不時劈出陣陣閃光，似是一時半刻不會止息。

「雨下得真大。」隔壁床的老伯看著遠方，目光呆滯。

「嗯，我要去地下室，要順便幫你買點吃的嗎？」我轉頭向他問道。

蒼白的臉與慘白的牆和成一色，霎時難以辨別。

他依然精神恍惚，了無生氣地說：「不用了，我不餓。」

「知道了。」

處理完我哥の後事後，我正式開始了看護生活，每天醫院、畫室兩頭跑，已然

沒有體力也沒有餘裕做其他事了，包括繪畫課。

這點變化在我答應要回來時早有了心理準備，並不意外，只是突然從「幫忙」成為「責任」的心態轉換上，還有些適應不良。

我盯著便利店裡排排站的三角飯糰，猶豫今天該換哪個口味才好。

醫院的日常索然無味，除了餵食、拍痰、翻身、檢查褥瘡等例行公事外，大多時候都無所事事，只能隨手畫些素描殺時間，也因此，跟隔壁床老伯偶爾閒話幾句成了唯一的樂趣。

聽說是肺癌末期，住院幾個禮拜後就變得精神異常，整天嚷嚷著「今天我兒子會帶孫子來看我」，卻從未見過有人來探望他。

親眼目睹幾次他那齷「共享天倫」的鬧劇後，我也見怪不怪了，但每每見到他夜晚落寞的神情，倒也怪可憐的。

我很清楚，那種滿心期待卻落空的感覺，有多難受。

於是，我主動找他說話，一方面是想關心關心這位獨身老人，另一方面則是我實在閒得發慌。剛開始他還有些閉俗，但沒多久便跟我打成一片，暢談他昔日仍是王牌律師時四處征戰的輝煌事蹟。

老實說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法律系畢業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絕對加油添醋了不少。

不過，他講得過癮，我也聽得津津有味，就算全是捏造的，又有何妨。

日子過得很快，我逐漸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仍舊枯燥乏味，但一想到有老伯說不完的故事相伴，待在醫院的時光便不再那麼難熬。

只是最近，他突然變得話少，也不再提起兒子孫子，總兩眼無神地望著窗外，像是在等待著什麼。

「就吃這個吧。」我拿起雀屏中選的鮭魚飯糰，思忖片刻，又順手帶了個三明治，結帳。

回到病房，老伯仍是那副眼神空洞的模樣。

「還是吃一點吧。」我把三明治放在他桌上後，又坐回自己的座位。

一手撕開包裝，將海苔與飯糰合為一體，另一手接著播起昨晚才更新的本土八點檔。

這是我進了醫院才有的習慣。

畢竟，眼前那張熟悉又陌生的臉孔，實在不適合配飯。

那天下午，我頭一次踏進她的病房。

雙人房，靠門口的床位，一旁桌上擺著株向日葵，生意盎然，跟家裡的如出一轍。

「真孝順呢，我那老哥。」

時隔多年再見，沒有懊悔涕零的場面，沒有憤慨激動的情緒，想像中的灑狗血一滴沒有，有的只是疏遠的不切實感。

「這真的是我媽嗎？」我不禁心想。

面容顯得憔悴，髮際摻雜絲絲白縷，鼻間多了條不自然的淺綠管路，雙目閉闔，一動不動，卻遠比我記憶中來得和藹親人。

我竟一時沒認出來，少了鄙視的眼光，少了不時的長吁短嘆，少了咄咄逼人的難聽話，一切我所熟知的母親形象都與眼前這女人搭不上邊。

但我終究是認得的，略嫌稜角的輪廓，不帶血色的雙唇，眉宇間長年深鎖的皺紋。

是我媽。

只是老了，只是不會再醒了。

雷聲轟隆，暴雨仍舊沒有要停的跡象。

我完食後又不自覺望向窗外，忽地發現隔壁老伯像是回了魂般，直盯著我瞧。

「阿誠，你有兒子嗎？」他問道，我才意識到我似乎從沒向他講過自己的事。

「我連婚都沒結，哪會有兒子。」我帶點自嘲地回答。

「女朋友呢？」

「也沒有啦，整天待在醫院哪有功夫交女朋友。」

當我正納悶他怎麼沒頭沒腦地問起這些時，他神色凝重地又接著說：

「這樣阿，那你打算這樣照顧你媽到什麼時候？」

「嗯？」這問題我倒從來沒想過。

「大概，就一直照顧下去吧。」

他面色鐵青，語帶斥責道：「你打算把下半輩子都浪費在這嗎？」

「小子，你的人生還長得很，能做的事還多著。」他的眼神如炬卻流露一絲憐惜。

我這才驚覺，原來那突然落在我肩上的「責任」遠比想像要沉重得多。

植物人沒有所謂疾病進程，換句話說，只會老死。

死前的每時每刻都需要人照顧，也就意味着，要跟著陪葬照護者的人生。

一般家屬都是懷抱著終有一日能夠甦醒的期盼，才忍受得了這看不見盡頭的煎熬。

但捫心自問，我真的希望她醒來嗎？說到底，我之所以回來也只是因為對我哥感到虧欠。

就這樣賠上自己的大好年華，值得嗎？

老伯見我陷入長考，嘆了口氣說：「傻孩子，要我幫你解決嗎？反正我也快死了。」

「什麼意思？解決？」

「嗯，殺人手法我也看過不少，只是沒想到有天能用上。」他語帶調侃地說。

「你是開玩笑的吧？」我驚訝問。

沒搞錯吧，就算沒多少感情，但我可是她兒子，她可是我媽啊。

他沒有答話，只是默默別過頭去，望向窗外，不知何時才會停歇的驟雨。

失眠。

之後的時間，老伯像是又失了魂，不發一語，恍如我們方才的交談從未發生。

雨勢稍稍趨緩，轉為綿綿細涓，未停。

我只得冒雨返回租屋處，途中多次差點擦撞鄰車，好在都有驚無險。

心神不寧。

一反常態，我難以入睡，明知禁忌，腦袋卻忍不住去思索那來自魔鬼的提議。

彷彿於本以為無瑕的碧玉頂部發現一束刮紋，細微，卻再也無法忽視。

「真的該繼續下去嗎？」

我輾轉反側，身體已疲憊不堪，精神卻異常亢奮。

「如果我媽一直沒死的話……」

想著過去，想著童年的我，想著我那好得過分的哥哥。

我會一輩子為了愧疚而活。

「如果我媽因為我死了……」

想著未來，想著我的畫家夢，想著我素未謀面的妻兒。

我會一輩子活在愧疚之中。

「但，我會後悔嗎？」

我翻過身去，不敢再想。

隔天，隔壁的位置已收拾整齊，人去樓空。

據護理師說，是昨天凌晨的事，老伯的病情突然惡化，搶救後仍無力回天。

我錯愕萬分，心中滿是哀戚。

但就連我自己也說不準，那哀戚，究竟是起因於痛失好友的感傷，還是來不及答覆他提議的遺憾。

我不自覺望向他曾日夜凝視的窗外，雨仍然下著，卻多著幾分悵然。

「**銀行提醒您，您的帳單已逾期未繳，為維護良好信用請儘速繳納，如有疑問請撥打……」

「真煩。」我滑掉惱人的簡訊通知，繼續播著狗血連續劇配飯吃。

那之後過了兩個月，我失業了。

「阿誠啊，你的畫裡已經沒有靈魂了。」

「我知道你照顧媽媽很辛苦，但畫室需要的是能派上用場的人力。」

他說得沒錯，我也有自覺，我的畫只剩下呆板的色調，毫無生氣，毫無創意。

我無力反駁，也無力改變。

整天都待在醫院的人，是能有什麼靈感。

醫藥費有保險支付，不用我操心，但生活費就需要自己負擔了。

我把所有能應徵的工作都投了履歷，去了好幾場面試，卻處處碰壁。

「這個鬼樣，難怪沒人要我。」

我看著鏡中的自己，一臉狼狽，額頭上的皺紋不知何時多了好幾條，瞳孔裡再無往日的熱情積極，只剩一雙好似永遠沒睡飽的死魚眼。

都快認不出來了，我自己。

「這就是被生活摧殘的樣子嗎？好慘啊。」

我對著鏡面長嘆，而後又開啟網頁，尋找下一個職缺。

不久，隔壁的床位住進一位中風的老婦人，隨行的還有一個負責生活起居的外籍看護。

那看護不愛戴耳機，總是把視訊的聲音直接播出來，惱人的是，似乎無時無刻都有人找她視訊。

噁噁喳喳，來歷不明的語言聽來嘈雜又刺耳，像極了受雜訊干擾的無線電波。

我數次表明她的行為已嚴重影響到我，但她僅是敷衍幾句，依然故我。

久而久之，我也懶得跟她爭辯了，就忍著點吧。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可以整天一句話也不說。

我懶得說話，也找不到人陪我說話。

平時過得倒也輕鬆，不用費力與人交際，但卻有個缺點：

生活的壓抑，求職的不如意，所有苦楚都只能跟自己訴說。

只有我自己。

漸漸地，每一天我都想著，要是我當初同意了老伯的話，一切肯定會有所不同。

後悔在我心底埋下，如今已長成了纏綿糾繞的荊棘，無法掙脫。

既然沒有人能幫我了，那，就我自己來吧。

陽光亮得刺眼，入秋多時，卻燠熱得讓人誤以為仍是酷暑。

今天是隔壁婦人出院的日子。

滿堂兒孫都來探望，頓時熱鬧非凡。

「奶奶怎麼不說話？」

「奶奶生病了，不可以吵奶奶喔。」

「齣，我要奶奶陪我玩。」

「等奶奶好起來就可以陪小彬玩了，來，我們帶奶奶回家囉。」

「好！」

喧囂過後的寂靜，格外令人神傷。

多讓人羨慕啊，那溫馨的場面，就是我日夜嚮往的家該有的樣子吧。

等我老了以後，會有兒女來接我出院嗎？會有機會陪可愛孫子嬉戲嗎？

想到這，我下意識地握緊拳頭。

下定決心。

「只要關掉呼吸器，之後再謊稱突然故障就好，一點也不難。」

我試著說服自己，雙手卻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

隔壁床剛收拾好，一時之間也不會有外人進出，是不可多得的好時機。

病房內鴉雀無聲，安靜得只聽得見我用力過猛的心跳。

「沒事的。」

我再次對自己信心喊話，鼓足勇氣，伸手。

「哥會體諒我的。」

他一定會的，我可是他最疼愛的弟弟，他一定明白我這麼做的苦衷。

「媽也不想這樣活著。」

誰會想一輩子躺在床上動都不能動，我這麼做，也是在幫她解脫。

「沒事的。」

我吞了口水，緊張得滿頭是汗。

「沒事的。」

轉眼，我的食指已觸著開關，卻遲遲沒有壓下。

陽光被窗戶切割成梯形，爬得愈來愈近。

霎時，我的眼前一白，定睛才發覺，是桌上那株向日葵反射的光。

向日葵。

瞬間，腦海中閃過無數回憶中的場景。

用盡全力讀書卻考得很差的那天。

拿著同意書狂奔回家的那天。

決定畫向日葵參賽的那天。

我被趕出家門的那天。

一幕幕，早該淡忘的記憶片段，實則從未丟失，於此刻重疊、對折，然後拼湊完整。

從小到大，我總是在努力，努力讓她能看到我，僅只是看一眼都好。

即便她絲毫不領情，我還是盡我所能地，拚了命地想得到她的矚目。

我恨她。

恨她不曾在乎過我。

恨她在我離家後從未試著聯繫我。

恨她再也不會睜開眼，再也沒有機會看見我。

我恨透了她的自己，卻更恨儘管如此仍深愛著她的自己。

我跌坐在地，癱軟在陽光爬行的路徑。

「我果然，辦不到嗎？」

我仍然無法對摯愛痛下殺手，就算我的人生早已是一團糟。

「那，我該怎麼辦啊。」

「畫不好畫，找不到工作，我該怎麼辦啊。」

「哥哥死了，你也跟死了一樣，我到底該怎麼辦啊。」

「告訴我啊，你這不負責任的媽媽。」

我躺在冰冷的地上，痛哭失聲。

或許，我早就已經死了。

在得知她不會再醒來的那一瞬，我便失去了活著的意義。

死了。

許久，久到陽光退去，天色漸暗。

情緒終於平復，我踉蹌起身，心中卻是從未有過的堅定。

我凝視著病床上彷彿隔絕於世的容顏，再看一眼。

緩緩走向牆角，為那株承載無數思念的向日葵換最後一次水。

「要是當時，我沒有打破花瓶，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局？」

我苦笑，事到如今，還有這般不切實際的想法，真是沒救了。

最後，轉頭，再看一眼。

「一路走好，媽。」

「……接下來為您插播一則人倫悲劇，新北市發現一名男子陳屍家中，疑似因獨力照顧臥病母親壓力過大導致輕生，目前警方仍在進一步釐清死因……」

得獎作品：弑母

評審賞析：

小說處理一則家庭人倫悲劇，最後以照顧植物人母親的過重負擔為壓垮小說主角的最後稻草，試著帶出戲劇性張力。小說將主角對母親的愛恨情仇，心情轉折，描繪得栩栩如生，對於人物角色的描繪與心理狀態有深入刻畫。然而，小說支線過多，既要處理失婚後性情變異的母親，又要處理母子衝突後離家出走的兒子，同時還有永遠暖男兄長的意外死亡，所以轉折變得倉促，故事的合理性與推展就顯得稍嫌牽強。

